



# 背包

■ 高敏

我有一只黑色帆布背包,是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因工作需要购买的。刚买回来时,帆布板正硬朗,棱角分明,立在墙角像一块未开凿的石料,稳稳当当。如今十年过去,日日背起、田间放置、反复折叠,坚硬的布料被岁月打磨得柔软服帖。常年受力的拉链头磨得锃亮,背带内侧渗进布纹的汗渍,任凭再三清洗,依旧留着淡淡的印痕。

第一次背着它下乡,是跟着老同事焕哥开展三农普实地核查。海南的盛夏,田野闷热如蒸笼,人钻进橡胶林,空气便噎住不动了。那天在马占树林里核实地块信息,焕哥弯腰卷起裤腿,小腿上好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露了出来——有的已经泛白,有的还带着淡褐色的结痂。“蚂蟥咬的。”他语气平淡,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海南田间水网密布、草木繁盛,光脚下地走田埂,被蚂蟥叮上是家常便饭,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干净的脚踝,又掂了掂包里那台

厚重的普查平板,说不上为什么,似乎这包和年少时背的书包不大一样,可又说不清是哪里不一样。只是默默把平板又往里塞了塞,跟上了焕哥的脚步。

十年过去,四农普如期而至。曾经跟在焕哥身后记录、请教的年轻人,如今自己带组了。包里的物件悄悄迭代:笨重的老平板换成了轻薄触屏设备,厚厚一沓遥感图纸彻底退场。如今指尖轻点屏幕,地块边界、作物品类清晰可见,田间采集、拍照留痕利落快捷。

但有些东西留了下来——藿香正气水、花露水、创可贴,依旧是下乡的标配。早年见焕哥的背包侧兜里总塞着这些,我翻过、也问过。他没多解释,只说“带着有好处”。当时没太当回事,直到有一次自己在田里中了暑,蹲在田埂上干呕,才想起来翻包。幸好那之前不知什么时候,也学着塞了一瓶藿香正气水进去。

今年四农普实地核查,我带着科室新来的小伙子跑地块。正午日头毒,蹲在田埂边歇脚时,他指着前方,分不清收割后的稻茬和刚插不久的晚稻秧苗。我蹲下

去,拍了拍稻茬:“这个是收割后留下来的根,你细看它又冒了新苗出来,好像跟旁边新插的秧苗长得差不多。”我掰了一小截递到他手里:“这个已经干了,捏不动。”又指了指旁边那丛青苗:“你摸一下这个,根部还是润的,指尖能掐出水。记住了,分不清就摸一摸,上手最准。”他认真记录,忽然抬头看着我的背包:“姐,这包都磨白了,换个新的吧。”我侧头打量,布面早已起绒泛白,边角不再方正,可承重的织线依旧紧实,没有一丝断裂。

他背了个新包,是为四农普新买的,帆布硬挺,棱角分明,立在墙角大概也能稳稳当当——跟十年前我那个一模一样。拎在手里,比我那个轻了不少。

盛夏的户外作业,太阳底下待久了,平板机身发烫、闪退黑屏是常有的事。有一回遇上这种情况,新人慌了,我拉他到树荫下歇一歇,等机身降温再继续。随手翻开背包:右侧兜拉链早已损坏,敞着口塞着草帽。包底躺着半瓶花露水和一双塑料拖鞋——一次暴雨下乡应急买的,后来就一直留着。主拉链干湿卡顿,每一次

拉动,都带着细碎沉闷的摩擦声。他看了看我的,又看了看自己的新包,没说话。

田埂松软湿润。连片晚稻正值分蘖时节,清风掠过,整片绿野轻轻起伏。我背着旧包走在前头,身后年轻同事崭新的背包在阳光下拖出长长的影子。

回头看了看他。十年前我也这样跟在焕哥身后。十年后,也有人在身后跟着我。

背包确实旧了,拉链不好用了,边角磨白了。这些年随手塞进去的东西——藿香正气水、花露水、草帽、拖鞋——它们像是在包里生了根,再也没拿出来过。这些东西不值钱,但它们陪着我走过的那些地块,核实过的那些数据,最终都汇进了国家粮食安全的账本里,成了某个数字背后坚实的注脚。十年间,包由硬变软,设备由重变轻。田埂依旧起伏,暑热年年相似。只是走在田埂上的人,早已认得清每一寸土地的脾性。

包旧了,路熟了。人也成了这田野的一部分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队)

## 秋染古塔

蒋学兵 摄



## 再访桃花潭

■ 李宏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”才下敬亭山,再访桃花潭,跋涉皖南山水二百里,寻觅诗仙足迹,想不到与诗豪所言完全吻合。

敬亭山属黄山支脉,景色秀丽。自南齐谢朓赞美此山以来,声名鹊起。李白一生七次登临,留下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”千古绝唱。白居易、欧阳修等历代文人雅士在此赋诗千篇,被誉为“江南诗山”。早5时许,天刚蒙蒙亮,我们入园登山。曲径通幽,游人尚少,漫过茶园,登上太白独坐楼南望,整个宣城已在晨雾中苏醒,愈发生动明亮。

移步泾县桃花潭,面对青弋江弯流形成的百尺深潭,可能没人会在意是否

“深千尺”。大家更愿意相信,只有充满灵性的桃花潭才能让诗仙挥就画龙点睛的一笔,为我们造就了一个古朴静谧、风光旖旎的诗歌小镇。能背诵此篇的国人数以亿计,游人如织印证了诗与远方的无穷魅力。有点意外,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”一幕竟再现桃花潭。

当时的诗人可能是孤寂的,也是欣慰的。感谢汪伦“此地有十里桃花、万家酒店”真诚的谎言,让他们一见如故。既然做不了李白、做不了汪伦,那就做一名忠实的读者,读山读水读烟读雨,再读诗,因为它们灵犀相通。位置偏、名气小的桃花潭更需要一首《赠汪伦》。相传诗仙在桃花潭月余写下不少诗,却波澜不惊,偏偏在分别之日出此佳作。李白把最饱满的一页留在了最后,令人恍然大悟、如醉如痴。

多年前自己曾住在比邻桃花潭的青弋江西岸,登高临潭垒玉墩之上的怀仙阁,观青弋江在桃花潭缓缓流过,潭水幽蓝,不可见底。远眺青山环抱,云雾缭绕,也许眼前的景致与当年诗仙所见略同。改变的只是房屋、街市和行人,不变的是行云流水的诗。如果把桃花潭比作一件精美的古青铜器,那么李白的诗就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,珠联璧合,美不胜收。漫步古街巷,粉墙黛瓦间,发现几处“万家酒店”、几色“桃花酒”。大家太喜爱这首诗,真真假假已不在话下,欲求一种诗逢知己、欢欣达旦的情怀倒是真的。

这次特意选择汪伦“踏歌”的青弋江东岸、可直观桃花潭全貌的南泉别墅。南泉一袭徽派庭院,环境幽雅。居此多

日,每天最惬意的事就是早早起来,日送源自黄山的青弋江北入长江,并细细欣赏那紧贴江面的一层层“仙气”由浓转淡、缥缈而去,直至桃花潭清新出场。“踏歌”广场上塑有李白、汪伦相送情景的雕像,游人纷纷效仿其动作、打卡留影。

一日,漫步青弋江畔,微风拂过水面,泛起阵阵涟漪。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,桃花潭距长安两千里,诗仙一诗牵之。那穿越千年的捣衣声虽已远去,但那份绵延不绝的牵挂与诗意,却早已化作这潭畔不息的流水。而位于青弋江西岸、被称为“中国会馆鼻祖”的隋代“扶风会馆”,也进一步印证了此地与长安的渊源。时光流转,世事变迁,但诗仍在、韵犹存,就像街道上被踩得发亮的鹅卵石,永不磨灭。

日,每天最惬意的事就是早早起来,日送源自黄山的青弋江北入长江,并细细欣赏那紧贴江面的一层层“仙气”由浓转淡、缥缈而去,直至桃花潭清新出场。“踏歌”广场上塑有李白、汪伦相送情景的雕像,游人纷纷效仿其动作、打卡留影。

一日,漫步青弋江畔,微风拂过水面,泛起阵阵涟漪。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,桃花潭距长安两千里,诗仙一诗牵之。那穿越千年的捣衣声虽已远去,但那份绵延不绝的牵挂与诗意,却早已化作这潭畔不息的流水。而位于青弋江西岸、被称为“中国会馆鼻祖”的隋代“扶风会馆”,也进一步印证了此地与长安的渊源。时光流转,世事变迁,但诗仍在、韵犹存,就像街道上被踩得发亮的鹅卵石,永不磨灭。



## 草原河谷

赵林博 摄

## 指尖橘红

■ 何颜

在昌吉,海娜花正肆意盛放。对于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而言,这抹花色,是童年指尖难忘的橘红,是长辈悉心护发的温柔。这株裹挟着西域风情的花木,早已融进北疆与南疆的烟火日常,化作新疆各族百姓平凡日子里温润的底色。葡萄架下晚风徐徐,馕坑飘出阵阵麦香,妈妈坐在廊下摘捡着海娜枝叶,眉眼安然。

儿时,我们总日日盼着海娜花开。小伙伴们三两相约聚在邻家小院,看着长辈摘下饱满的花叶,放进粗石臼细细捣烂,撒上少许白矾,调和成温润花泥,这是染指甲最地道的古法工序。我们排着队伸出小手,大人捏起一团花泥,厚厚敷在每一片指甲盖上,再扯下狭长的海娜叶片裹紧指尖,用细布条一圈圈仔细缠牢。那段时间里,我们只能小心翼翼举着双手,不能疯跑打闹,吃饭抬臂都分外拘谨,夜里睡觉也要把手露在被褥外头,生怕蹭散了布条。满心欢喜熬过一整夜,清晨拆开布条,指甲晕开一层温润透亮的橘红,不艳俗、不刺眼,是草木沉淀下来的温柔色泽。小姑娘们互相举着指尖比对嬉闹,笑声落满整座院落。

海娜不只用来染指甲,更是老一辈人养护发丝的好物。闲暇的午后,长辈把晒干的海娜花研磨成细粉,兑上温水、滴几滴橄榄油,打入一颗土鸡蛋搅匀,调成浓稠养发膏。搬一张木凳坐在院中的海娜花旁,从前额至发尾细细涂抹均匀,裹上布巾静置半个多小时,再用清水慢慢冲洗干净。洗护过后发丝顺滑柔韧,泛着自然棕红柔光,既能遮掩白发,又可滋养头皮。这是新疆人家代代沿袭的美发良方,没有化工染料的刺激,只留草木清浅香气萦绕发间。

戈壁长风、绿洲小院、馥香与花影相融,拼凑出海娜花独有的西域风情。年少时总以为,海娜不过是女孩子爱美玩乐的小玩意儿,长大后才懂得:一捧花叶、一碗花泥,包裹着邻里温情、长辈疼爱,盛满寻常烟火暖意。海娜花年年如约盛开,指尖那一抹草木橘红仿佛从未褪色,淡淡花香里,牵起温柔绵长的旧日回忆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昌吉调查队)

## 故乡的月

■ 丁聪聪

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又是一年中秋将至。月亮宛如从银河深处轻盈采撷的月光琼浆,悠悠倾洒而下,在黝黑的柏油路上,编织出一张张斑驳陆离的银色光网,如梦似幻。

记忆里的故乡,月光总是先落在老屋的青瓦上,再顺着屋檐漫进院子。月光里藏着老屋的炊烟,裹着稻田的蛙鸣,连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的叶子,都被照得透亮。

那棵石榴树是父亲盖好新房那年种下的,算起来比我的年纪还大。树皮皴裂,像他常年干活的手,结的也是最老式的品种——皮厚、籽硬、甜里带着一点酸,吃起来特别有嚼头。

那时父亲常年在外做工,一年到头难得回家几趟。但每逢中秋,他必定早早赶回来。肩上背着城里买来的冰糖,

手里攥着几根彩色丝线——那是给哥哥编灯笼用的。他辗转几趟坐车回家踏进院门时,月亮恰好爬上石榴树梢,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清晨,父亲取来竹梯架在树杈间,哥哥赤脚攀上横枝,树叶簌簌摇落一地。“接着!”他轻喝一声,两颗圆滚滚的石榴落下来,我慌忙张开衣襟兜住。裂开的果皮里,玛瑙似的籽粒挤挤攘攘,我忍不住抓一把塞进嘴里,连籽一起咽了。哥哥在树上哈哈大笑:“你慢点吃,小心肚子里长出一棵大石榴树。”

那时的月光是“有声音”的。父亲坐在门槛上喝一碗凉茶,月光从石榴叶的缝隙间漏下来,落在他肩头,一晃一晃的。院子里有蛐蛐叫,断断续续的,风翻过石榴叶,哗啦啦地响。父亲偶尔喝一口茶,喉咙里咕咚一声,然后长长地出一口气,仿佛把一整年的疲倦都埋在了那团月光里。

茶喝得差不多了,母亲端着一个搪瓷盘子从灶间出来,盘子里搁着切成小块的月饼。那是老式的五仁馅,青红丝缠着核桃仁、花生碎,母亲把盘子放在门槛旁的石墩上。父亲放下茶碗,拿起一块递给我,又拿起一块递给哥哥。我凑到嘴边咬一口,酥皮簌簌落在衣襟上,馅料又甜又扎实,核桃仁咬碎了满口香。父亲看着我们吃,自己那块却一直捏在指间。我问:“爸,你咋不吃?”他把月饼翻了个面,笑着说:“甜腻腻的,有啥好吃的。”说着把手里那小块月饼掰开,一半塞给我,一半塞给哥哥。那时真觉得一口月饼一口石榴,简直是世间美味。

后来我和哥哥离家读书、工作,蜗居在城市里,中秋的仪式越发简单了。前日路过水果摊,见红彤彤的石榴堆成小山,个个饱满圆润,买回两个剥开,汁水横流,染红了指尖,可尝了一口,却觉

得少了点什么。我端着那半颗剥开的石榴站在窗前,漫无目的地往外望。城市的夜灯光太亮,把星星都挤没了,只剩一轮孤零零的月亮悬在楼缝中间。

“妈妈,为什么月亮有时候圆圆的像大盘子,有时候又弯弯的像小船呀?”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。望着她清澈的眼眸,仿佛看见童年的自己趴在老宅的窗台上,也是这样的眼神——父亲从身后走过来,把一颗剥好的石榴放在我手心。我蹲下身,摸着女儿的头发说:“因为月亮是个爱变魔术的姑娘啊,她每变一次,地上的人就数一次日子。数着数着,团圆的日子就到了。”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望着她小小的背影,我忽然明白,原来故乡的月从未远去,它早已化作血脉里永不干涸的清泉,日日夜夜,奔涌着对根的眷恋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)



## 莫负茶汤好天气

金欣 作